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泣紅亭 第九回 假姻緣喜極變憂 真姐娣乍合又離

春去人間芳菲盡，秋來嫩柳色更青。家國煙雲多變幻，綿綿不斷唯有情。

話說盧君英住在安樂村的幾個月裡，上下和睦，內外融洽。華如錦的病早已痊癒，她聰明過人，和眾姨娘沒有合不來的，尤其與張郎的女人彩金特別好。那彩金原來是個不正派的女人。她先看中了盧君英才貌出眾，早已有了垂涎之心。起初她假裝躲閃，但是暗送秋波，時時挑逗。盧香菲是一個清白敦厚的小姐，不理解她的那些舉動，總以手足之情理喻，以正色謹慎避開。彩金大為掃興，把風情轉到華如錦身上了。畫眉已經知道彩金的心轉到自己身上，只是暗中發笑，故意順風迎月，以暖還熱。彩金看到那種情景，全身酥軟，如同熱鍋上的螞蟻，早晚呼喚華如錦，總是問這問那，說不盡溫存。盧君英也不好阻攔，只怕華如錦被發現露了餡兒，諄諄告誡了幾回。

不料盧君英剛剛應付了彩金的花鈞，又被瑞娘、德姐布下的香網套住了。要想打破這個溫柔陣仗，還真不那麼容易。

一日初春天氣，康員外出門收租要帳，家裡特別閒靜。盧君英身穿玫瑰面兒羔皮袍，上面套著草霜色的馬褂，頭戴小圓帽，邁著方步進去給孫氏請安。華如錦從後面看著笑道：「現在學的走路樣子真不亞於五陵貴公子了。」

康阮山的正房五間，西頭的兩間是通間，從窗戶前面到西牆是一盤大炕。那時正是二月，白天短，夜間長，孫媽媽早飯後沒事兒，自己在炕沿上朝北坐著，叫女兒彩金朝東坐著，地下放著兩張椅子，兩個小姨娘瑞娘、德姐坐在椅子上，四個人玩紙牌。當中地上放著...大盆通紅的炭火，屋裡亮堂堂，暖融融。盧君英進來向孫媽媽作揖並深深地請了個大安，問聲：「媽好！」孫媽媽摘下眼鏡看了一眼笑道：「大相公不要多禮，快來給我看看牌。」彩金、瑞娘、德姐等站起來笑道：「大相公請坐！」彩金伸手攬住君英的肩膀，說：「我這兒寬綽。」叫他坐在炕沿上，歪著身子，瞟著媚眼道：「大相公冬天還帶麝香？真好聞！」盧君英笑道：「是皮袍裡的樟腦味兒吧！」彩金大笑道：「潮腦吧！什麼樟腦？如果說「張惱」有味兒，應該在我身上。」二位姨娘想起她的丈夫叫張郎，都笑了。彩金又讓盧君英靠裡坐，說來說去自己索性把胳膊肘兒都紮在盧君英的懷裡，問著，說著：「扔這個！」，「留那個！」假裝問牌，說個沒完。盧君英知道她吃早飯時酒喝多了，滿臉漲紅，手直哆嗦。抬眼一看德姐老是盯著看他，粉面泛紅抿著嘴笑，君英怕叫別人瞧見不大雅觀，慢慢往後揀著挪地方。彩金看盧君英直往後揀，非常掃興，抬頭一看華如錦正站在門口，蹙著眉頭，臉上顯出不高興的樣子，看了一眼彩金就出去了。彩金以為他遞了眼色，坐也坐不住，忽然說：「請大相公替我打牌吧！我輸得太慘了，換一下手氣再來。」將牌交給了盧君英，出門去了。趁孫媽媽往分牌的時候，德姐往彩金的背影使了個眼色，捂著嘴朝著盧君英笑。盧君英看著這兩個人拿他取笑，只顧打牌。瑞娘又對盧君英瞟了一眼，從桌子底下用她的三寸金蓮，悄悄踩在盧君英的腳上。唉！治國齊家者不能不引起警惕。規誡有言：

嬉戲酒色，萬惡之源。

男女混雜，百弊叢生。

上下不分，胡亂摸索，漫說貞潔，規矩何在？切忌切戒，家訓當嚴。

且說盧君英正沒有脫身之計，聽見屋外有人高聲打鬧，一撩門簾，張郎進來了。他身穿灰色洋綢面兒羔皮袍，馬褂釦子也沒係，敞開對襟，頭戴白氈帽，腳上趿拉著雙梁棉鞋，嘴裡叼著短桿粗煙袋，大模大樣地站在門口大聲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麼早就幹起來了？」望見盧君英坐在那兒，不樂意地背上雙手，站在瑞娘的背後。盧君英看他那種俗不可耐的神氣，將手裡的牌扣在桌上道：「這本來是彩姑娘的牌，她說要歇一歇，出去這麼半天也不回來。現在請姑爺給看一下，我去看看。」張郎很高興地坐在炕沿上。他那嘴裡的蔥、蒜、酒、煙混雜的氣味一並噴了出來。

德姐在盧君英後頭喊道：「大相公！叫大小姐快點回來！」盧君英答聲「是！」就來到書房前，一聽，屋內傳出低笑聲。盧君英大驚，停步一聽是畫眉的聲音，更是吃驚，暗想：不知這個奴才跟誰發生了無恥的勾當？從窗戶縫往裡一瞧，華如錦坐在椅子上，那彩金卻坐在華如錦的懷裡，轉過身去用雙手托著華如錦的臉，將前額頂在他的前額上，真有難捨難分的勁頭兒。畫眉雙手摟抱住彩金，就是笑。彩金驕著鼻子撒嬌，哼道：「看你是個棒小伙子，怎麼這麼無能？」畫眉笑道：「我不是無能，就是膽小。」盧君英看到這般情景，心下焦急，叫人發覺了不知會出什麼事兒。忙退了幾步，跺腳，咳嗽，急步向前，叫了一聲華如錦，剛要進門，彩金紅著臉，理理頭髮擦著盧君英的肩膀走了出去。

盧君英掀開門簾進去，華如錦貓腰大笑。

盧君英將剛才的事兒責備了幾句，道：「我們是萬不得已才這樣冒險，你跟那無恥的女人動手動腳怎麼能行！假若旦露了真相，你要不要我的命！」正在埋怨，畫眉笑道：「相公放心，我有一個哄她的絕招兒。」盧君英看她既不害羞，又不慌不忙的樣子，不禁嘆嗤一笑，「呸！」地啐了她一口，告誡她今後萬萬不可這樣。

正是：

顛狂柳絮隨風去，輕薄桃花逐水流。

且說過了幾天羅挺從京城回來說：「盧君英的舅父前些年調到外地當官去了，不在京城。」不久康員外也回來，合家歡樂。康阮山督促盧君英讀書，這是大比之年秋闈將到，說他親自帶著盧君英進京趕考。盧君英無法，只得跟著進京。

那天京城真是熱鬧，盧君英騎著馬，帶著羅挺和華如錦，進了正陽門，誰想到被那個惹事的彩球打中了。康阮山坐車在後面照顧行李，還不知道出了這麼檔子事兒。

那時國老府家人不問分由，拽住盧君英的馬韁，就硬往府裡拉。聚集在樓下的三公之子和諸生以及看熱鬧的人都知與自己無緣，各自散去。

華如錦急得大聲嚷嚷。羅挺畢竟是個粗人，看他們不講道理，怒氣沖天，掄起椅子棍，將守門人打倒了，就照直往裡闖。到了二門，府總管們大怒道：「從哪兒來的粗野老漢如此無理！快抓起來，打！」一聲佈置，家人同時動手打了起來。羅挺氣急了，喊聲如雷，攙倒了兒個人，奮勇向前，已打到大廳前面。總管們著了急，集合了四五十人，手執攔門棍，黑蟒鞭，從四面如同兩點似地抽打起來。古語說：「雙拳不敵四手」，他的椅子棍被一根攔門棍打斷成兩截兒。羅挺已是赤手空拳，雖然寡不敵眾，仍手拿斷棍，勢如猛虎，左右開弓。正在酣戰，忽然皮鞭抽在他的雙眼上，眼睛裡直冒金星，栽倒在地，棍子棒槌一齊打下來，眾人將他按倒綁上了。

羅挺仍是喊聲如雷，不肯屈服。那時，國老府家人拉著盧君英推推搡搡進了垂花門，關在內書房裡，兩人把門，不叫出去。華如錦被關在大門之外，急得要哭。這時正好康阮山的車輛到來。華如錦忙將這事哭訴了一遍。康阮山畢竟是個見過大世面的富商，心裡很寬，知道其中必有緣故，下車到中堂府報事房詢問。總管們看康阮山穿戴不俗，舉止端雅，不敢怠慢，教他坐在客座上問了姓名。康信仁說明了來意，問訊為何捉拿我的兒子和隨從。那總管說了選姑爺的事兒，還說羅挺不講理，到府裡亂打亂鬧，不得已才暫時把他抓了。

康信仁道：「那麼我現在到了貴府，為什麼還不放人？」那總管忙著去放，羅挺不讓，高聲嚷道：「要綁我，別放我。這兒從皇上到三公九卿六部都在，送哪兒就送哪兒，我要去問問我犯了什麼法！」叫嚷不歇。康信仁只好自己去說了好多好話才放了。

羅挺鬆綁後，還不認輸，吹鬍子瞪眼，還想找個人分個雌雄。總管們忙進去將康信仁的事稟報戴新民。戴新民早已聽說盧君英的翩翩豐度，心中大喜，到外面書房請康員外敘談。侍者出去說：「有請康員外！」華如錦忙跟著康信仁進去。總管們準備好酒席，

款待隨從和車夫。戴新民給羅挺親手敬酒陪禮，幸而羅挺的傷勢不重，才息怒飲酒。

且說戴新民雖是大官，並不恃官高爵顯，見康阮山進來，站起身來施了半禮。康信仁先發話，將送義子到京城求功名的事說了一遍。戴新民謙虛地慢慢笑道：「古話說『無緣不相逢』。我們二人名氣相似，年齡相仿，說你無女，我也少兒，我養了一個義女，你也收了一個義子。很多人向我的姑娘爭著求婚。老夫難以抉擇，這才用投彩球來選女婿，正好扔給了你的兒子。這也真是天作之合，千里良緣一線牽。按老夫之意，必須結親，莫負天意，不知員外意下如何？」康信仁道：「此乃天作良緣，大人垂青，只是山林老朽不敢高攀。如若大人真有此意，小民萬幸，但因未見犬子，還不知他的意思。」

戴新民忙傳命，從內書房請新額駙。家人跑去將盧君英請來。盧君英瞧見兩位老人對面坐著，沒有辦法，只得依次施禮，躬身下拜。

戴新民看見新姑爺面如美玉，頓時喜形於色。康信仁當面將剛說的話對兒子一五一十地說了，並且說自己已經應允。盧君英聽了大驚，華如錦他倆面面相覷，目瞪口呆，束手無策。

康信仁說完話施禮，並命盧君英向前叩拜。戴新民忙還禮，起身接受盧君英的叩拜。康信仁問下定禮和合巹日期。戴新民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明日就舉行婚禮。」

康阮山不勝歡喜，從行李車中取金銀錦緞等呈納采禮。戴新民大喜，一看好事已成，叫現成的樂師奏樂，讓盧君英入內，換穿蟒袍新衣拜見程夫人，闔家上下見新姑爺英俊無不歡喜。

那日宴畢，戴新民不讓新姑爺和姻親住往別處，當即打掃本府東側一座宅院，請康信仁父子在那裡住下。康家的人見此美事都喜得手舞足蹈。唯有盧君英、華如錦、羅挺三人如坐針氈，一刻也不得安生。俗話說「啞吧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」。晚上，盧君英對華如錦皺著眉頭道：「這事都是你惹的，現在看怎麼辦？」華如錦笑道：「現在怎麼辦，我知道嗎？這叫娶老婆嘛。」

盧君英又急又笑道：「你這短毛禿丫頭！總是開玩笑，我不知道這是娶老婆？但娶了……」往下不能說了，只是跺著腳發愁。華如錦又大笑道：「你問娶了怎麼辦？只有『頂』唄。」盧君英很著急，快要變臉時，華如錦才在她耳旁低聲道：「到那時，這麼這麼，就沒事兒。」盧君英思來想去也沒有別的辦法，到時候再說。人愁困，和衣睡了。

次日吃過早飯，那邊院子裡管弦齊鳴。國老府家人來請新姑爺，給盧君英換了衣服，請到大堂上。說賀詞的贊禮穿著紅衣，頭戴簪花出來，將新女婿引入正堂。堂上懸燈結綵，地鋪紅毯。司儀唱禮，新婿叩拜岳父岳母。後堂奏起細樂，眾丫頭將小姐用紅緞蒙頭攙了出來。

那時滿堂錦緞輝映，香煙繚繞，喜氣盈盈。司儀讓新郎、新娘並肩站立，向父母叩拜，相互禮拜後，奏樂送進洞房。

原來在小姐繡房前邊東側修了排月樓，作為洞房。盧君英進來坐在東席，婆子們扶小姐坐在西席。停樂以後，眾人退出。喜娘揭去新娘頭上的大紅蒙緞，新郎新娘面面相覷，二人同時都嚇得一怔。

盧君英自忖：「這明明是琴紫樹姐姐，但不知是怎麼來到這裡的？天下有相貌相同的，但怎麼這般相像？聽說古時孔子貌似陽貨，真的這樣？」如此揣測，看了幾次。龍玉小姐因新女婿頻頻觀察自己，也偷眼看去。只見那相公頭戴絨呢鑲邊大翻沿紅纓春帽，身穿石青長褂，足蹬粉底烏緞靴。柔嫩白臉如琢玉，苗條身段畫中人。真是眉藏三江之秀，眼含二泉水清。如若世上真有這樣的美男子，璞玉還往哪兒站！只是舉止之間流露似曾相識之舊情，心裡更是忐忑不安。不久花燭雙點，喜宴呈獻。兩位新人同是含羞，合巹大禮，草率收兵，只是像徵性的吃了晚飯。丫鬟端來兩杯茶，關門退出。

正是：

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卻說盧君英起身坐在椅子上，手裡端著茶杯，燈下環視屋內，陳設擺飾之華麗精緻如同天上人間的殿堂。綠紗窗前紅燭輝煌，透明的芙蓉帷幔，影影綽綽，玉人半倚在象牙牀上。那種明朗可愛的姿態，真是難以言傳。心上發愁：今宵洞房花燭夜的良緣，這樣的紅顏女子不知應該怎樣對付。她如果是位賢慧的女子，還可以借光湊合一夜。如果是個強悍女將，盧君英的花槍必然敗下陣來。思來想去，愁鎖鸞眉，放下茶杯，倚著椅子，靠了一會兒。

那時外面打過二更，案上的花燭結了二寸長的燈花。龍玉小姐看到這個情景，無奈用鸚哥兒似的嗓子叫丫鬟剪燈花。外間裡的丫頭齊聲應「喳」進來了。喜娘進來剪了燈花，催促新姑爺早點安歇。盧君英笑著，叫她們先去。華如錦從窗外看著這樣兒不是事兒，在房簷下清了清嗓子，將盧君英喚了出來，說悄悄話：「相公為什麼這樣羞怯，別露出馬腳，假裝著點兒，應該有個憐香惜玉的派頭兒。」正在導演訓練，龍玉小姐聽見外面咳嗽的聲音，又見盧相公走出去，就悄悄起身，來到窗前，透過玻璃一看，月明如晝，在外面的兩個人雖然喬裝打扮總象女人，從面容神氣越看越象似曾相識，張來望去，恍然醒悟。蜚！這不是畫眉嗎？心裡就有了主意。

盧君英、畫眉二人見深夜無人，從容不迫地商量難言之隱，不覺忘了偽裝，不知她倆的女人形象已經被人察覺了。商量了好半天，盧君英才清了清嗓子，端著架子大搖大擺地進去。喜娘催促盧君英早些就寢。盧君英摘帽脫衣，婆子們脫下小姐的外衣扶進帳內。盧君英叫大伙退出洞房，關上門，手持紅燭進入羅帳。再三端詳，就是琴紫樹，不是別人，更加疑惑。幾次想開口問問，又自忖：「如若紫樹姐姐，沒有不認識我的道理。我如冒昧開口，反而露出假相，可不是鬧著玩兒的。」窘得紅著臉微笑，將蠟燭放在小桌上，挽起袖子，輕輕地握住小姐的手，低聲問道：「小姐乏不！」龍玉大羞，站起身，用圓袖遮住臉，再次打量了新女婿的臉，忽然放下袖子道：「我看相公的口齒語調絕不是南方人，並且你沒有男人的模樣，你是何地女子？為何這般打扮？快說！不然我告訴父母，把你送到衙門審問。」小姐鳳眼一動不動地盯著盧君英。盧君英真害怕了，臉漲得通紅，勉強壓住心跳，強作笑顏，用手壓住小姐肩頭道：「夫人何出此言？我分明是個鬚眉男子，頂天立地的兒郎。你若懷疑我無能，待會兒讓你知道真的！」就用雙手扶起龍玉。龍玉早已看出破綻，握住盧君英的手道：「如果你是鬚眉男子，耳朵上為什麼紮了六個耳朵眼兒？我替你說明白吧！你就是建邑的盧香菲。你喬裝打扮來這兒騙誰？」

盧君英更是吃驚，若不是紫樹，她怎麼知道我這麼清楚具體！我現在若不說明反而被她壓住，就沉下臉道：「小姐你以為我不認識你是琴紫樹——琴默嗎？但不知你怎麼到了這兒？」琴默知道了盧君英就是盧香菲，笑臉變愁容，雙手抓住盧香菲的手，「哎喲！好妹妹！你從那兒來？」說罷淚如泉湧。盧香菲知道龍玉就是紫樹，歷盡苦難之身又遇到親骨肉，不禁悲痛，抱住琴默的腰，姐妹二人在戴中堂府內大哭一場。

正是：

二朵浮萍歸大海，人生何處不相逢！

且說兩位小姐的眼淚真心實意地流著，哭聲也越來越按捺不住。喜娘和婆子們不知道為了什麼，新郎、新娘都大哭起來，非常驚異，卸下窗戶，安慰二人，問是什麼原因。程夫人聽信兒也趕來了。盧香菲知道不能隱瞞，就把實情哭訴一遍，只是沒說父母的真實姓名。程夫人聽了那些話，憋悶得喘不過氣來。眾人都說新姑爺變成女人了，戴新民沉下臉捉住華如錦從外面進來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